

汾酒与中国唐史 学会联袂聚焦诗魂

杜牧文化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唐史学会、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联合主办的杜牧文化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国唐史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西安市长安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国50多家媒体的记者出席研讨会。

汾酒集团文化总监柳静安首先致辞,他讲到,唐敬宗宝历元年,即公元825年,23岁的杜牧壮游山西,途经汾州杏花村时写下了《清明》一诗。《清明》因汾酒而兴,汾酒因《清明》而名满天下,成为绵泽千年岁月的传唱经典。“吃水不忘挖井人”,汾酒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始终不曾忘记杜牧带给汾酒的辉煌。在汾酒集团,随处可见杜牧与牧童的主题雕塑、碑文,汾酒博物馆里收藏有许多关于《清明》诗的文化珍品。同时,杜牧还是“汾酒十贤”之一,2015年为其塑像,在每年的清明前后我们都会举办主题纪念活动。在得知杜牧墓就在西安市长安区司马村时,我们无比激动,在第一时间先后多次派人实地考察,并由此而产生了想要保护杜牧墓的想法。

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司马村村委会主任关军地介绍了杜牧墓目前的相关情况。《文化艺术报》记者魏韬介绍了司马村杜牧墓地的采访初衷与过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健超已年过八旬,他曾对杜牧墓地进行过多次考察,最重要考察的时间是在1979年10月9日、1986年3月30日和1988年5月5日。在研讨会上他展示了其保存了多年的史料,为杜牧去世后就葬在祖籍地司马村进一步作了佐证。

西安市长安区作协主席、政协委员张军峰感叹,我们长安对不起杜牧,也对不起柳宗元、韩愈等等这些名人,长安有着很多很多像杜牧这样的名人,我们长安出了70多位宰相。白鹿原大家知道,白鹿原因陈忠实先生的一篇长篇小说《白鹿原》天下驰名,少陵塬的文化底蕴要比白鹿原大10倍不止,名气却小得多。我每年要接待外地文友四百多,很多人要到杜牧墓迹去看,但是我却羞于带到杜牧墓,总之我的心愿是举众智合力把杜牧墓保护好,我代表长安作协、长安文联谢谢各位、感谢主办方。

著名作家、文史学者刘继兴说道,杜牧的一生很辉煌,公元825年,杜牧写出了光芒四射、冠绝古今的《阿房宫赋》,并在这一年游历了山西,在山西杏花村寻访了他曾在此地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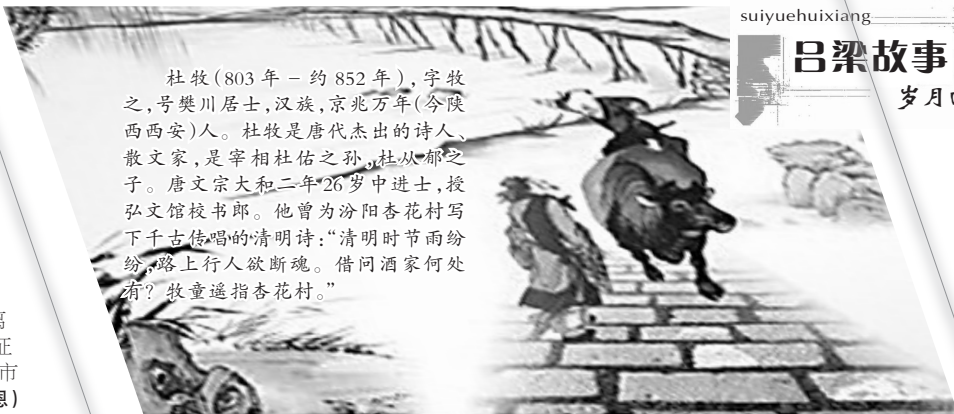


任过太守且葬于此地的曾祖父杜希望之旧踪,写下千古绝唱《清明》。今天汾酒集团主办此次会议,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也表达了对杜牧所怀的深深感恩之心。

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感慨道,我是传统文化的敬畏者,也是守卫者。杜牧1193年前写的一首诗,给汾酒做了将近1200年的“广告”,创造了杏花村汾酒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敬畏历史,缅怀先贤,这是全体汾酒人的责任。杜牧的诗篇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杜牧更是汾酒辉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保护杜牧墓迹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善事,对于汾酒集团而言,保护杜牧墓是感恩先贤,践行社会责任的公益之举;对于长安区而言,保护杜牧墓是弘扬文化,助力文旅发展的份内责任;对于杜牧墓所在地司马村而言,保护杜牧墓是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建设乡村文化品牌的良好契机。我们要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表达汾酒对杜牧的感恩之情。今天最重要收获是确认杜牧家族墓葬群就在在长安区司马村,而杜牧墓也在其中。如何更好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杜牧墓迹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重点。

下午,专家学者们又一起去杜牧墓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司马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举办了祭拜仪式,用杜牧千年前饮过的杏花村美酒祭奠先贤,表达对杜牧的感恩之心与敬重之情。通过研讨与参观,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杜牧墓在长安区司马村是毫无争议的,保护杜牧墓、弘扬杜牧文化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希望未来能够合理规划,努力促成,为子孙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闫卫星)



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他曾为汾阳杏花村写下千古传唱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吕梁征集抗战史料

采访凉山南下干部

本报讯 为了传承弘扬伟大的吕梁精神,征集抢救战争年代珍贵革命历史资料,近日吕梁市派员前往四川西昌市,采访70年前南下的革命老人。

吕梁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薛斌等三位同志,于11月中旬专程来到凉山州府驻地西昌市,先后采访了吕梁籍或在吕梁老区战斗工作过且健在的张其伟、李凯恩、白云峰、杨子忠、张文琛、丁文华、田二明等22位老革命。逐门逐户来到老人家中,这些多数90岁以上亲历抗日战争的高龄老人,他们精神振奋、滔滔不绝面对采访人员放好的录音机、摄像机镜头,讲述自己70年前在晋绥吕梁老区扛枪打鬼子、反“扫荡”、支前打胜仗的抗战亲身经历和支援陕北前线部队光复革命圣地延安及解放太原的亲历事迹以及1949年南下四川大凉山途中,风餐露宿,踩爆敌人撤退时埋下的地雷,遭遇到土匪袭击,千辛万苦徒步6个月,行程7000里到达边远大凉山西昌。

老人们说,他们在西昌(今凉山州)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将一个封建或奴隶社会的彝族地区,带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有的战友剿匪牺牲因公罹难了,有的战友积劳成疾病故了,当年进入凉山的250余名吕梁儿女,如今健在的只有80多人。无论故世的、健在的,在凉山战斗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没有辜负党的希望和贺龙元帅谆谆教导,更没有忘了吕梁人民的重托与凉山各族人民的心愿。受采访的老人,专心诚意向前来采访的亲人,口头一一做了叙述。并解答了薛主任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

受采访的老人一致赞扬前来采访的亲人,亲人们来到咱们的家里,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好像是娘家的人远道而来看望嫁到西昌的老“闺女”,问长问短,无话不说。亲人们连水果不吃一口,即忙于摄影拍的新老照片、笔记本、抗日手稿、纪念章、军属优待证、退役军人证、离休证等。亲人们的热情细心采访,深深感动了一位抗战老人,他将自己一生北战南征亲身经历,晚年亲笔撰写的“南飞记忆”1至4本书籍,共计56万字,高兴地捐赠吕梁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凯恩)

笔者现年93岁,吕梁临县人,南下干部,四川省凉山州总工会离休。

我的老歌情结

李乃全

我不善歌,但我喜欢听歌,喜欢悦耳动听、荡气回肠的音律。可以说,我是在歌声中长大的。无数的歌,刻进我生命的年轮,成为永久的记忆。

追溯尘封往事,我学会的第一支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新中国刚成立,这支歌回响在整个神州大地,几乎逢会必唱,人人会唱。那是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从土地里流出来的旋律,歌词平白如话,质朴、真诚。60多年过去了,那首歌依旧萦绕脑际。

1956年,我在西安市上小学,歌曲《歌唱二郎山》在社会上风传。那时正是解放军建筑川藏公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歌曲激昂高亢,穿云裂石,又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唱出筑路军人不畏艰险的壮志豪情。那时虽不能深刻理解词意,却特爱听这首歌。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由吕远创作、吕文科首唱的《克拉玛依之歌》,迅速在广大群众中传开。克拉玛依是一座石油新城,陌生而神秘,加上歌词流畅,曲风新颖,这首歌很受年轻人的追捧。那时我在小学六年级,星期天去西安革命公园湖边,看到一些人唱歌,唱的就是《克拉玛依之歌》。耳畔歌声回荡,绿树高楼,骏马油井相映,点燃了许多人建设边疆的热情。

70年代初我应征入伍,新兵连唱的最多的歌就是《我是一个兵》和《打靶归来》。由于歌曲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军味很浓,已成为队列歌曲的主打歌,一声领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顿时,歌声震天动地,彰显出战士的青春气息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多少年过去了,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熟悉的旋律,想起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写大庆石油工人,歌颂“铁人”精神的名曲,谱写了一代石油工人的壮志豪情。在国家石油紧缺,长安大街汽车上顶着大煤气包的年代,一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词意味着什么?那是国家的呼唤,人民的呼唤,作为首唱的歌唱家刘秉义,几十年来每到一地,都要唱这首歌,而且每次都会受到热烈欢迎。

我喜欢施光南谱曲,关牧村、于淑珍等人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柔美、浪漫,若梦若幻,悠扬淡雅,娓娓动听。

历经军旅生涯十五载的我,本能地喜欢《当兵的人》,铁板铜琶,激昂豪迈,威武雄壮,气贯长虹,唱出了军人的家园情怀。每当听到这支歌,就觉得重返青春岁月,热血沸腾。

我喜欢的歌还有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比较而言,我喜欢的歌曲多数是老歌,我心里有个老歌情结,脑子里有个老歌曲库。我说的老歌,就是那些在上世纪下半叶风靡全国、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名曲。

老歌都经过岁月的洗礼,是广大人民群众选留并认可的,是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老歌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老歌是时代的情绪,是人的心灵史,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美好记忆。遇到思想上的纷争,你去广场上听听老歌,看着唱老歌的人的笑脸,就明白了,那里面会有答案。

往事并不如烟,凡是美好的总会流传。这就是我的老歌情结。

suiyuehuixiang

吕梁故事

岁月回想